

# 鐵翼雛鷹初長成

· 林鉅登 ·

## 記任官前的沈一鳴總長

已故參謀總長沈一鳴一級上將，生於民國四十六年三月三十日，臺北市人，原先一家人居住在泉州街，後來因為父親工作關係，搬遷至大直區的眷村，座落在國防部現址一帶，而沈總長的老家舊址剛好就在國防部「〇一〇二」紀念專區的位置。

沈總長家中成員共有五人，父親是美軍顧問團的建築工程師，母親為家管，沈總長為長子，另有一個小兩歲的妹妹與一個小八歲的弟弟，一家五口住在二十坪大的眷村平房，過著溫馨快樂的日子；然世事無常，他的父親於民國五十八年三月二十七日因為猛爆性肝炎不幸英年早逝，其胞妹沈一欣女士回憶：「父親逝世時，哥哥當時小學六年級，我四年級，弟弟三歲。我們的二姑丈是美國人，在美國空軍基地擔任技勤人員，駐防在沖繩，二姑姑考量我母親一個人短時間內無法扶養三個小孩，就把我們三個人帶到沖繩生活與就學，我們的英文就是在那時候打下基礎的。後來母親因為心中感傷，不捨三個小孩沒有母

親陪伴身邊，所以我們三人又回到了臺灣。回臺灣之後先到臺中外公家住，外公是省政府的公務員，在外公家住了一段時間後又搬去高雄，最後母親決定回臺北定居。」

之後沈總長的母親去學習中文打字，開始從事打字工作，獨自扶養三個孩子。當時僅為國中生的沈總長非常體貼懂事，擔心母親過勞，為了減輕母親的負擔，在大直街上賣口香糖和清潔劑。沈總長從小就對人的觀察力很敏銳，叫賣時會仔細觀察街上來往的行人，看看過路的人是否可能成為買家，他的判斷通常很準確，所以很快就能把東西賣完。此外，他也會跟其他同在街上販賣東西的孩子們分享經驗，告訴他們哪些區域比較好賣，由此可見，沈總長從小就有副樂於助人的慈善心腸。

沈總長的父母親皆為瘖啞人士，所以三個孩子的語言學習是一大問題，沈總長兩歲的時候還不會說話，外公覺得事關重大，便開始教導沈總長講話，等沈總長稍大以後，便由他擔

負起教導妹妹、弟弟講話的責任。妹妹沈一欣說：「哥哥在家會陪弟弟玩，也很喜歡和我玩騎馬打仗遊戲，他會用棉被當基地或堡壘，分配彼此的角色，還會畫戰場地圖，說敵人在哪邊，該如何進攻。哥哥在那時候就有作戰的概念，有時還會手上拿著盤子，假裝在開飛機呢！哥哥小學時就很喜歡唸書，無時無刻拿著書本在看，尤其是人體構造與醫學的書籍，他說長大後想當醫生，有時還會說人體奇航的故事給我和其他鄰居小孩們聽，要我們大家想像搭著太空船，從人的耳朵進入，經過鼻腔，到達胃、小腸，然後離開人體……，大家都聽得很入神，也覺得很有趣。」

沈總長小學時期最要好的同學曹祖武回憶：「我們是國小五年級時同班，我和他坐隔壁，跟他很投緣，成為好朋友。記得沈一鳴很喜歡看漫畫書，像是《老夫子》、《機器人》，還有益智型及魔術類的書籍，連走路都在看，都是我在旁邊負責牽著他走，當他的眼睛，他常常邊看邊笑，也常常變魔術給我看，我怎麼也看不透他是怎麼辦到的，他也始終不跟我透漏魔術的秘密。他個性溫和，對人總是笑嘻嘻的，我從沒看過他發脾氣。他父親很優秀，在美軍顧問團擔任工

工程師，一次到他家，看到他父親的手工製圖板，很崇拜羨慕。因為我從小就喜歡畫圖，立志要當工程師，而沈一鳴則立志要當戰鬥機飛行員一飛冲天，他還會親自製作一張飛機在天空翱翔的賀年卡給我。我們常玩在一起，感情很好，我年紀大他三歲，沒有弟弟，所以就和他結拜為義兄弟。我們住隔壁村，我家住西村，他家在東村，因為他家離學校（大直國小）比較近，所以我中午都會到他家吃飯。我父親是三軍大學（現國防大學）的職官，母親是國防部的聘員，雙方父母親也都熟識，經常相互串門子。他的妹妹和弟弟年紀比較小，所以沈一鳴放學回家都會協助照顧與打理家務，因為母親無法說話，所以沈一鳴都會多和他們說說話、聊聊天，逗一逗安撫他們，儼然是家裡精神支柱。

與沈總長一直保持聯繫的小學同學王江陵先生回憶：「沈一鳴有個特點，他非常好學，不管是不是與他相關的領域事物，只要是不懂的他就想學，求知慾很強，完全是一位好奇寶寶，所以他吸收了很多知識，腦筋轉得很快，他八面玲瓏，IQ高、EQ又好，如果不當軍人，在其他領域發展，也必定會是一位成功的專業人士。記得有一回和他吃飯，我看他還是二

分之一板凳的坐姿，身子直挺挺的，標準軍人儀態，不像我們都隨便坐，他說他已經習慣了。直到已年過半百，每天還是會跑三千公尺，做伏地挺身一百下，仰臥起坐一百個，這些都是他年輕時就養成的習慣，一直維持著。」

沈總長自大直國小、永春國中畢業後，考上臺北市第一志願建國中學；但他思量著父親英年早逝，家中並不富裕，看著母親爲了養育三個子女每日辛勞，滿是不捨。沈總長在綜合考量之下，捨棄建國中學而投筆從戎，進入空軍幼年學校就讀，畢業後進入空軍軍官學校。這次的抉擇，成爲他人生中的轉捩點。

民國六十一年八月，正值盛夏，國中甫畢業的沈總長提著行囊，搭乘幼校的學生包車，一早從臺北出發，包車沿路接駁前往就讀的新生，直到夜幕低垂，才風塵僕僕地抵達位於屏東東港的空軍幼年學校。沈總長從未離家那麼遠，對他來說是既期待又忐忑。

軍校同學張文環先生回憶：「我對沈一鳴的印象很深刻，還記得我們剛要到空軍幼年學校報到時，統一搭乘學校派遣的包車，當時的新生同學都穿著便服，只有沈一鳴一個人穿著

國中制服（白上衣、藍短褲），格外醒目。他的面相清秀，臉很白淨，同學們給他取了個外號叫『白皮』。當時我們被分成兩個中隊，我和他不同隊，可是我在一年級就對他印象深刻。後來跟他比較熟識之後，才了解他家裡的狀況，父親在他小學時就早逝，母親是中文打字員。」幼校階段，沈總長就鍛鍊出很好的體格，也非常注重各項訓練，張文環先生接著表示，「我們學校有個『勇敢訓練場』，像單槓、爬梯等各式各樣的挑戰，沈一鳴經常藉由這個訓練場來精進個人基本戰技。在學校代表隊部分，一般同學通常只參加一項就不會再多報名其他項目了，但沈一鳴除了參與機械操、國術等代表隊外，還擔任鼓號樂隊信號鼓手。信號鼓手的篩選非常嚴格，他能獲選擔任這個角色，代表他是鼓號樂隊中數一數二的佼佼者。除了體能及各項技藝傑出外，他的學業成績也很優秀，學校每學期都會實施能力分班，成績最好的會編在教授一班，而他永遠都在一班。」

沈總長幼校畢業後，進入空軍官校，他秉持固有的學習精神與自我要求的态度，在各方面都有傑出的表現，最後以全期班第一名畢業，正式展開他虎賁鷹揚的鐵翼軍旅。